

ZI YOU NU SHEN JIAO

XIA DE JUE ZHU

● 北岳文艺出版社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blue background.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large, stylized figure of a woman, likely the Goddess of Liberty, rendered in a light green color with a pattern of vertical lines. She is holding a torch aloft in her right hand. To the left of the figure, there is a small, dark, abstract shape that resembles a key or a small object hanging from a thin line. The title '自由女神' (Goddess of Liberty)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sans-serif characters, underlined. Below it, the subtitle '脚下的角逐' (Struggle Underfoot) is also in large, white, sans-serif characters, underlined. At the bottom right, the author's name '王良德 著' (Wang Liangde, Author) is written in smaller white characters, preceded by a small yellow circle.

自由女神

脚下的角逐

● 王良德 著

自由女神脚下的角逐

王良德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自由女神脚下的角逐

王良德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解放路四十六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32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册

*

ISBN 7—5378—0095—2

I·92 定价: 3.10 元

内 容 提 要

质地纯正、口味芬芳的中国华威啤酒，一经打入国际市场便大受欢迎。台湾黑社会人物得知十分恼火，他们与美国黑社会势力暗中勾结，采用绑架、暗杀、掉包等卑劣手段，竭力阻挠破坏。广大华侨与美国正直人士义愤填膺，奋起抗争，在美国警方协助下，终于挫败了黑社会的一系列阴谋，中国华威啤酒誉满海外，威名大震。小说塑造了华容、赵青、阿斯达等正义者的形象，情节惊险曲折，传奇色彩浓郁，颇为引人入胜。

第 一 章

波音七〇七客机，正在飞越大西洋。

从舷窗向外望去，云层竟象中国黄山的云海，密密匝匝的在机身下飘动、翻滚。高级客机特有的均匀、低沉的轰鸣，使人昏昏欲睡。前舱的一个便门打开，几位年轻的日本空中小姐姿态娉婷，鱼贯而出。她们穿着桃红色的西式上衣与只遮住膝盖以上的淡绿色的迷你裙，秀发上都戴着顶圆帽儿，那帽儿歪罩在头上，更显得娟秀、调皮。她们端着咖啡，从机舱中间的过道走向两旁座椅，把热咖啡送到每位乘客手里。美国航空公司乐意聘用日本空中小姐，意在她们特有的东方美及细腻入微的服务精神，能为它们这条黄金航线招徕乘客。

一位空中小姐走到临窗坐着的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国人跟前，微笑着用英语问：

“先生，请问您是中国人？”

对方点点头，把注视着舷窗的目光移在空姐的脸庞上，那男子脸颀长，面色白润，两道眉粗而浓，眼睛却很小，眼泡儿有点下垂，一张口竟也是流利的英语：

“是的，小姐，”他接过咖啡，指尖却与空姐那手背儿触了触。

“先生是华威啤酒公司的代表？”这位空中小姐操着一口纯正的粤语，那男子眼睛一亮，欠了欠身子，颇有兴趣地问：

“唔，看不出小姐是华人，我还以为是日本人呢。”

女子点点头，富有感情地说：

“我虽然是美国国籍，却是中国血统。先生，刚刚接到长岛机场发来的电报，请先生下机后在候机室稍待，莫夏克公司的阿斯达先生一行将去机场接您。”

“国明，不是弄错了吧？”坐在男子身旁的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郎迟疑地问。

那男子从西服兜中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空中小姐，上面印着：

美国纽约高雄贸易中心董事·龙国明

空中小姐有点不好意思，用英语道了声“对不起”刚要走去，叫龙国明的男子却立起身来，谄媚地说：

“没关系，没关系，他乡遇故知，一回生二回熟……”

旁边坐着的女郎，把修得尖尖的红指甲儿扬了扬，挠着那男子满是茸毛的手背，声音又酸又麻：

“国明，你又费神啦，不是要看云海咗……”

“唔唔。”龙国明有点失态地轻拍着女郎的手。

空中小姐脸上泛起一阵红晕，说了声谢谢，快步离去。

龙国明用目光注视着空中小姐那纤弱的背影，咽了口唾液，又恢复了常态。他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目光在乘坐二百余人的机舱里掠了一遍，乘客中除一个阵营庞大的日本商业团体外，尽是些金发、隆鼻、肤色不一的外国人，除他们外，再见不到一个黄肤色的中国人。

他把头依在软椅背上假寐着，忽然感到一阵心悸，从包中取出一个装璜别致的小瓶，倒出两粒环心丹噙在嘴里，女郎见状，有点惶恐地问：

“你不舒服？是晕机？”用手摩挲着他的额头，并把脸贴到他的胸上，听着“噗噗”的心跳。

男子长舒了一口气，摇摇头，轻轻推开了女郎，陷入了沉思……

龙国明此人大有来头，他是台湾黑社会“竹联帮”的“至堂堂主”，这次乘飞机专程来美国纽约，是执行总堂堂主毛云山所交给的一项特殊使命。

前一天在高泰酒家搓了一夜雀牌后，拥着浓妆艳抹的舞女倩倩，刚沉入梦境，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气恼地问：“谁？”

“龙先生，是我，有急事，总堂主毛先生到了！”

龙国明一听此言，慌不迭地更衣下地，那一反常态的麻利动作，连被惊醒的倩倩都有点儿发呆。他连招呼也不打，快步出房去了。下到客厅门首向里望去，总堂堂主毛云山正神采奕奕与酒家副经理在说话。龙国明深吸了一口气，一步跨进门里，双腿一屈，叩了一个大礼，惶惶地道：

“问总堂主安。”

总堂主毛云山仰着首，脸上荡着笑。六十多岁的人，不管天冷天热总着一身白绸单衣，束条黑缎带，洋洋洒洒。据传他精于八卦掌、形意拳，功臻化境，与人交手，对方只听耳旁风声，却不见人影；稍一疏忽，即被震雷击出丈外！因他身怀绝技，门下都畏惧。他见到龙国明那惶恐的样子，得到了某种满足，嘴角露出一丝矜持的笑纹。他深知他脸部叠映着的每一片笑纹，在对方看来，好象是一片模糊的死亡的云，会使下属的那颗心颤簌！这比那些至今仍在台湾横行的杂七杂八的帮会主们，惯用的黑漆着脸以装腔作势来震慑下属的办法，高明百倍，威严百倍！正由于他含而不露、恩威并施，才逐渐在“竹联帮”建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下属各个堂口的堂主、副堂主及天、地、玄、武门各个分坛的负责人皆谙晓其中三昧。总堂主每一个笑波会使一个走红的人，眨眼间血肉狼藉地横尸街头！据说，他对老军阀韩复榘笑则杀人的伎俩，颇为欣赏，至深至明！毛云山在官场上却又以“敏于事而又慎于行”、行事稳健著称。

总堂主招了招手，示意龙国明坐下。龙国明趋步上前正襟危坐在沙发上，那神色象小学生聆听尊师的教导，谦恭、拘谨。副经理见两人要有话说，施了一礼，悄悄退下。

毛云山捻了捻颏下一缕银髯，笑道：

“国明，搅了你的清梦。”

“听总堂主吩咐。”

“不要那么认真，我们随便谈谈。”他干咳了一声，呷了一口茶，有意宽慰他那紧张的情绪。

“这些年来，你为‘竹联帮’出生入死，外边都说你是我的心腹，也太难为你了……”

听到这话音，龙国明顿时感到一股寒气从脚心袭上来。清晨一早，总堂主亲自驾临，又是些模棱两可的话，难道自己不失检点处被发觉……刚刚舒展开的心又紧缩起来，他噤声道：

“总堂主，下辈有点长进，全凭您老的栽培、提携，我一个庸人，能到今日这步天地，都是沾了您老的灵光、荫护！若没总堂主收留我，现今怕还不知浪迹何处，连尸骸也寻不着……”

“你说得太严重了，国明，论起来，你也是个干练之材，不负我一片照拂之意，在我属下的十二个堂口里面，你那‘至堂口’发展最快，光‘竹叶青’已发展不少，而收入也颇丰，这点我是有数的。当然，在十二个堂口里面也不乏吃里扒外的东西……”

毛云山那少有的冷峻神情，使龙国明想起前不久在台北市中山区，“尊堂口”与“地堂口”为争夺地盘而发生械斗的事……

“竹联帮”的十二个堂口是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天、地、至、尊”十二个字为堂口名称。因帮内堂规森严、诡秘，各堂口虽拥有一定地盘，但都不发生横向联系；一般发生磨擦，都各自向总堂主透讯，由总堂主仲裁、决断。而中山区色情淫窟多，收益颇丰，这块肥肉都想插一嘴。“尊”、“地”两堂口不知何故，为争夺川平街新开张的一家变相妓院“摩登按摩院”的保护费发生角逐，大打出手，最后发展到枪战。“乒乒乓乓”互相射击不停，双方死了不少冲锋陷阵的“竹叶青”，平民百姓饮弹毙命的也不在少数！事态越来越严重，连警察局也弹压不下，四处报警。

此事触动了某一显要人物，传下话来：“再此下去，是不当要的，要分分青红，怕要老了脸！”

开始，毛云山并不在意，只给“尊堂口”主于虎、“地堂口”主赵彪下了口谕：令他们熄火、扯炭！谁知，拚命都拚红了眼，连两个堂口的堂主、副堂主、护法都抄了家什披挂上阵厮杀去了。两个堂口守电话的“竹叶青”都是才收进来的青少年徒众，涉世不深，又不晓得毛云山的赫赫名号。因此，“口谕”没有认真传达。这也难怪，“竹联帮”一向等级森严，小小的最基层的“竹叶青”人员岂知总堂主是谁？

最后事态发展到放火烧楼，当局震怒，数道“圣旨”敦促，逼得总堂主毛云山亲自出马，带着数名保镖，乘着高级避弹轿车，到川平街去制止火併。车还没开到川平街，远远看到街筒子涌出避难的人群；扶老携幼、呼天号地，跌跌绊绊地往附近的街道涌。维持秩序的警察见是高级避弹轿车，不知里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急忙挥舞警棍，驱赶惶恐的人群，闪出一条道来，轿车才得以继续向前开。

毛云山下了车，抬眼望去：街中心的一幢楼已燃起大火，“噼哩啪啦”着得正凶！交战双方各据守着两座二层楼，互相对射着，子弹“嗖嗖”乱飞！毛云山叫两个保镖去传达他的命令：“立即停火！”保镖们立即分头向两座楼房跑去；没跑到五十米，就被子弹击中，双双倒在血泊里。“噗”地一声，一颗流弹飞来把毛云山的白绸单衣下摆穿了个窟窿！吓得他浑身一抖，抽身跳上避弹轿车！坐在车里余惊未消，怒火中烧，双眉倒吊，那几绺银髯急剧抖动着。他咬牙道：

“发我的信号！”

身后的三个彪形大汉闻令，立即从腰中掏出信号枪，朝天射击。十二串红、兰、黄三色信号弹掠空而起，在夜空里发出刺目的光华。这一招真灵！西边的二层楼里传来了隐约的吆喝声：

“别打了，别打了！谁再开枪，老子要他的命！”

东边楼房的枪声也稀疏了，最后都静了下来。

从东西两座楼里同时跑出几个人，惶惶地直奔轿车而来。奔到车前，都垂手而立，手中的武器全都丢在地上，轿车的避弹玻璃慢慢落下来，总堂主露出了脸，似尊石雕，僵在那儿。他嘴角微微翕动：

“于虎、赵彪在？”

“在，总堂主。”

于虎、赵彪晃动着肥胖的身躯，颤颤巍巍地弯下了腰。

“你们有闲情逸趣到这里寻开心？！哈哈哈……”一阵狞厉的大笑，似深山老林里的枭鸟干咳！

“老人家，老人家！饶命，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都是‘东海帮’施的离间计，真不知道是自家人呀！……”

“尊堂口”主、“地堂口”主双双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随着两声闷哑的枪声，两位堂主狗一般地蜷缩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污血淌了一地……

……

想到此，龙国明的血管似乎都凝住了，下意识抬眼看了看久久沉默不语的总堂主。毛云山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又说道：

“你可知，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大陆以后，大陆与

美国关系解冻、建交，逼的中央政府举步维艰、节节退缩，官方报纸吹什么这是以屈求伸，复图大业，可连驻美机构都改头换面，蛰伏不动，目睹此惨状，有点血性的男儿，岂能咽下这口恶气！说来，咱们这些吃大世界的人，空发这些议论也是替“古人担忧”，中央政府总会有谋略筹划，不会叫共产党得寸进尺！今天跟你谈的中心问题是咱们要在美国办一桩买卖。最近获得消息，大陆上一个很有点名气的华威啤酒公司，已与美国的莫夏克公司搭上了界，准备商谈从大陆进口华威啤酒，在美倾销。此事，对上面震动不小，几位金融界的老板对这事也很敏感，说来，在他们眼里‘主义’是次要的，金钱才是根本！光复基地——台湾赖以生存的血液就是美金。你或许还不知道其中奥妙，我却越来越感到这就是古人说的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到了，你要拚上命干一场，当然，咱干的事，人家都会出钱……”

“听总堂主意思，是锄奸？”龙国明完全放心了，“竹联帮”中不乏亡命徒和杀手，绑架、暗杀都是行家，曾多次在美国各地以“锄掉奸细、匡扶民国”为名，绑架、暗杀有亲共、通共嫌疑的爱国华侨及有识之士！

“不，这次是让你以商人的身份，潜入美国，破坏他们刚刚建立起的脆弱的贸易联系。你的活动据点是纽约市的曼哈顿西区四马路二号的‘高雄贸易中心’，公开身份是贸易中心董事会的董事。到那儿以后，首先抓的第一件事就是使华威啤酒出口美国变为泡影，这件事很敏感，不能蛮干，一切要谨慎从事，上面叫我们出面就是为了避免外交口舌，有回旋余地，要尽量避免与美国的警察机构撞车。至于使用什么手段，你有自决权，甚至可以动用美国传播公司、影视界、银

行界，那里都有我们的人……”

……

机舱过道上端镶嵌着一只白塑料盘，上面安装着一溜红绿指示灯和几只叫不出名来的电器玩意儿。蜂鸣器发出了一阵柔和的嗡嗡声，绿色指示灯也随之不时地闪烁着。空中小姐又出现在前舱门首，用甜蜜的声音，关照着每一位乘客，告诉大家这次航程的终点站已经到了，飞机正在机场上空盘旋，等待机场的允许降落指令。飞机开始降低高度，机舱内传来机翼的轻微抖动。空姐们正在提示首次乘坐客机的乘客如何在腰间系好安全带。飞机下滑了，乘客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呼，是异常感觉的兴奋，还是紧张？龙国明的随身秘书倩倩，紧张地挽住他的胳膊，手心湿漉漉的，一双眼睛却睁得大大的，透过舷窗注视着下边依稀可辨的摩天楼群，心底隐隐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她似乎觉着自己正裹着纽约最名贵、摩登的夜礼服，步入豪华无比的夜总会，在斑斓多彩的乐池中与龙国明这位充满男子魅力的实业家翩翩起舞、云鬓厮摩；她那令人目迷的艳容、细白颈上的钻石项练，会给整个夜总会激起层层涟漪。男人们哗然、女人的妒眼，她全不顾！要尽情地享乐，以对得起人生！自从投入龙国明的怀抱，她就抛开了夜深人静之际向行人抛媚眼献殷勤的生涯，面前好象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诱人的霓虹之路，充满梦幻、憧憬，使她这个神经麻木的女子仿佛在湍急的漩涡里抓住了一根救命的树干，使她燃起了重新生活的生命之火……

飞机终于在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着陆了。

夕辉映照着机场，周围的建筑群处处炫耀着霓虹招牌与



广告，活动舷梯还未靠近座舱门，乘客已纷纷离座向门口拥去。草坪那儿站满了接机的人，离人群不远的后面的柏油马路上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汽车，有的已经“突突”发动着……

人丛中一位俏丽的、身量匀称的美国姑娘，身着一件漂亮的平肩连衣裙款款而行，她分开相互问候、聒耳喧闹的人流，从容地走到莫夏克酒业公司经理阿斯达先生面前，递上一纸电报。阿斯达先生的一双兰褐色的眼睛极为迅速地读完了电报全文后，痴望着远处暮霭中的余光，眼神变为空茫、焦虑。这位出身美国著名啤酒企业家族，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的年轻实业家，一向热忱、信心十足；可这时，他脸上这种奇怪神态使在场的国际事务总经理毛尼先生和另一位副经理高博先生感到困惑。毛尼接过电报纸掠了一眼：

尊敬的美国莫夏克酒业总公司董事长，利奥·柯达先生并转阿斯达先生、毛尼先生、高博先生。中国华威啤酒公司向诸位致以最热情的问候。专家组在欧洲逗留期间接到紧急指示，另乘班机返回中国，不能如期赴约，深表歉意。华威公司和诸位——我们商业上的新合作者都有一个理想，那就是使华威啤酒在美国成为最畅销的产品。但是，我们也知道，任何理想都必须经过艰苦的工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以及贸易伙伴间的合作，才能成为现实。

我们将履行协议，有什么新的建议，请已去贵国的华容先生转达。

谢谢！

华威啤酒公司专家组吴立恒

柯达先生双肩一耸，道：

“这是怎么回事？太遗憾了，大遗憾了！”

电报纸被人们传阅着，发出了一声声惋惜、惊叹！要知道为迎接华威啤酒公司专家组一行，他们特意在纽约很有名气的一家中国餐馆“大汉宫”举行盛大酒会，并邀请了唐人街几家大字号买卖的华人老板、当地知名人士及著名的电视小姐陈美侠出席酒会，作现场直播。为准备这次规模空前的带有宣传色彩的酒会，莫夏克公司全班人马熬了几个不眠之夜，精通汉语的阿斯达，查了一霄“中华大词典”，连酒会完毕的用餐吃中国传统食品：水饺，都考虑到了，而且饺子馅是荠菜，荠菜饺子定会使中国客人高兴！在异国土地上吃到富有营养的荠菜水饺！阿斯达真想得出！他为想出这个能让客人高兴的好主意，兴奋地抱住刚从电梯出来的女秘书司密小姐跳起舞来，边跳边叫：

“荠菜，荠菜！主利肝气、和中，明目，益胃！”

这是刚从“中华大词典”查出来的字眼。

阿斯达的热情感染了司密小姐，她微笑着向他眨动着眼睛，虽摸不着头脑，也扭动着腰肢，打着欢乐的旋子。阿斯达高兴之余，见依偎着他的司密小姐那双含情脉脉、火辣辣的眼睛里充满感动的泪花，办公室里的职员们投过来诧异的目光，反倒不好意思羞红了脸。阿斯达是热情而又深沉的人，他年轻、漂亮，在纽约业余电台举行的选举美男子大赛中，他虽未参加竞选，却被缺席评为纽约市第一美男子。这位廿六岁的倜傥青年，激起多少同龄女子的情愫，可是他把持住自己，绝不会贸然地向任何女子表白衷情，他坚信自己是见过世面的，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要有自己的事业。他头

脑敏捷、充满才气，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不把这所名牌大学视为追求个人功名成就的场所，也不关在象牙之塔里死读书，而是在追求与其他同学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讲求实效，为将来踏入社会做好准备，他是一个有事业抱负的青年人。

他的毕业论文答辩有幸被莫夏克公司董事长利奥·柯达先生所睹。论文的题目是：商业结构初探。柯达先生为他论证的商业政策、市场、贸易方法、价格政策、主要决策手段透彻、明畅而又富有哲理性所折服！

在柯达先生的眼里，他确实年轻，但他敢于涉足其他青年学生视为枯燥、沉闷而毫无乐趣的商业结构这个专题，这是最重要的。他年轻没有经验倒无关紧要，年轻、风度翩翩，这对商业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利奥·柯达与阿斯达漫步在哈佛大学的林荫小道，在溶溶月色下的娓娓交谈中，董事长得到的深刻印象是，他有领导才能。他愿意做酒的生意，不是无缘无故，是受其家庭的影响。他父亲是美国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从事啤酒事业已有近四十年历史，并主办一份在实业界颇有影响的刊物“专卖”，是享有盛名的市场分析师。利奥·柯达终于聘阿斯达为亚太地区事务经理。热情而恬淡的阿斯达并不因利奥·柯达董事长的慷慨和狡黠的任命舒一口气，他朦朦胧胧地觉着：道路并不平展而迤迤，前面仍需不停地寻觅……

荠菜的生长遍布中国各地，可在美国，在纽约，到处是水泥路面，爬行着的车群，排出的废气散发在空中，污染着大气，要在市郊寻一棵荠菜何其难！纽约市下属的布鲁克林市，它的南部边缘有一块绿洲，可那里又有美国海军的飞机场和海岸警卫队的一个基地，只是在两者之间的狭长地带